



~ 16
3298
10



冊八拾
號九文
函九

門~16
號3298
卷10

原序

憶予髫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爲郎即喜從老
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
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
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
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
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
生才實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
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閭會鈍翁已前歿予爲敘
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石



子禧為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阮亭以書抵予
曰吾論交當不後汪魏吾所為蠶尾集詩二卷文
八卷幸以鋟之梨且為我敘予發篋讀之累晝夜
卒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屢大服其詩
耳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
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為詩波
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
花語以為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
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為世之貌似廬陵者
而碑版敘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本朝卓

然為一大家亡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遺山道園
之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為知言非阿好也先是先
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集又以
蠶尾名予常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
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間其名勝不足當兩洞
庭而蠶尾山在兗鄆之竟小洞庭之中所稱遙望
湖中數羸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
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鳧繹諸峰隱
然爭嶽崱嶵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
魯直常游灑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號山

谷老人晚年過涪即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儻類是與康熙丙子臯月商邱同學弟宋犖序

文章之道必有正宗為百世之準的而不得偏執一說以軒輕乎其間碩高者或失之難卑者或失之易抑且描摹聲調掇拾形骸猶夫優孟之似教虎賁之類蔡而雷同沿襲之弊甚至貽咎乎古人則亦論文者之過也新城先生之論文也謂當近取唐宋而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文斷自永叔又謂祖宋祧唐者為古文必宋宋必歐陽為其所不取其論若似乎相反然能出入乎唐宋而神明變化乎歐陽微先生之文莫與歸矣夫廬陵當五代之後闡明昌黎之絕學直足表裏揚馬佐佑六經

老泉蘇氏常舉韓子之文為比又以為非韓子之
文而歐陽子之文則不尚其同可知已其曰紆徐
委備往復百折未嘗失之易也其曰條達舒暢容
與閑易未嘗失之難也然則宋文得唐之正宗者
固應以歐陽為準的儻不就先生之所近取而善
會其所不取遂以萬吻之雷同為廬陵口實毋乃
與世所稱不讀唐以後書者均一矯枉過正之詞
而豈先生為文之旨哉先生之文如風水相遭乎
大澤之陂無意於為文而文之至者生焉時而為
唐時而為宋時而為歐陽要不能指其孰為唐孰

為宋孰為歐陽則洵非唐宋歐陽之文而先生之
文也先生又嘗稱呂伯恭言文章之有序當序作
者之意哲不敏敢云能通知先生之意故前取先
生論詩之語以序先生之文今又取先生論文之
語以序先生之文凡以弟子之稟承其師說也恒
守之終身不變而況文章之正宗為百世之準的
者并非一家之私言也哉承學程哲拜手

帶經堂集目錄第六編

蠶尾文集

卷一 序記

志壑堂集序

西堂全集序

芝廬集序

澹遠堂詩集序

誠齋詩集序

浮園詩集序

野香亭集序

梅氏詩略序

梅崖詩意序

晴川集序

半部集序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新城縣新誌序

盤山誌序

唐宋四家詩選序

和蘇詩二集序

鬲津草堂詩集序

蒙木集序

蜀道驛程記自序

池北偶談自序

居易錄自序

國朝謚法考自序

西城別墅記

卷二 傳

張東谷先生傳

馬文毅公傳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汪比部傳

惠顯傳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烈婦傅氏傳

徐節母畢孺人傳

卷三 解 辯 記事 銘 尺牘

詩解 四則

留時隸幽州辯

徐世溥武侯論辯

書傳國璽

書究墨

書縮頭道人事

書宋道人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慢亭弟結綠硯銘

答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答唐濟武檢討 二首

答秦留仙宮諭 二首

答梁堦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崧

答韓太虛郡丞

答門人張力臣

答荆菴禪人

答拙菴禪師 二首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寄尤悔菴太史

卷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廬

葉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卷五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
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邱公
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卷六 墓誌銘 墓碣銘 墓輓志 塔銘 行實
霜臯先生墓誌銘

文學張君墓誌銘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亡兒啓渾墓碣銘

二殤女墓輓志

三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七室陳孺人行實

卷七 跋

跋兩漢紀

跋曹全碑

跋真靈位業圖

跋長短經

跋杜詩 二則

跋白孔六帖

跋王建宮詞

跋權文公集

跋樊川集

跋白蓮集

跋大字麻姑仙壇記

跋撫言足本

跋唐闕史 二則

跋五王飲酪圖

跋吳越備史

跋武夷集

跋西崑集 二則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六

跋宋高僧詩

跋李泰伯集

跋趙清獻集

跋稽古錄

跋隆平集

跋東坡先生詩

跋清江三孔集

跋永嘉二劉集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

跋王魯翁篆

跋文昌雜錄

跋宛邱集

跋雪溪集

跋世說侯鯖錄

跋侯鯖錄

跋西塘集

跋道鄉集

跋嵩山集

跋鐔津集

跋唐鑑

跋東觀餘論

跋元祐黨籍碑

跋嵩山碑

跋太平治迹統類

跋清暇錄

跋卻掃編

跋唐庚眉山集

跋陵陽集

跋郭祥正青山集

跋竹友集

跋葉石林建康集

跋晁子西嵩山集

跋盤洲集

跋攻媿集

跋內簡尺牘

跋玉楮集

跋陸放翁詩

跋翠微南征錄

跋宋名臣奏議

跋兩漢刊誤補遺

跋文苑英華辨證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卷八 跋

跋四朝聞見錄

跋揮麈錄 二則

跋江西詩派圖 四則

跋西溪叢語

跋蘭亭博議

跋歸愚集

跋安晚集

跋劉後村集 五則

跋王厚齋集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跋史邦卿詞

跋青瑣高議

跋姜西溟所藏唐搨十七帖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跋宋史記凡例

跋句章集

跋吾汶藁

跋蛻菴集

跋聲畫集

跋牟氏陵陽集

跋禁扁

跋傅若金集

跋所安集

跋石田集

跋太虛集

跋玉堂嘉話

跋研北雜志 一則

跋輟耕錄

跋安南國志

跋經禮補逸

跋元人雜畫

跋元故宫遺錄

跋始豐稿

跋邾世家

跋東海生集

跋泐季潭石刻詩

跋五經大全

跋革書

跋都元敬楊君謙雜著

跋王文成龍岡漫興卷

跋霍韜集

跋天祿閣外史

跋童子鳴集

跋山居雜志

跋朝邑誌

跋婁子柔古文

跋朱文恪誥命

跋

嘉興高氏家傳後

跋黔書

跋論畫絕句

跋春秋集解

跋律呂圖說

跋李河濱書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跋綿津山人詩卷

跋門人閻左汾印譜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跋禪警言

帶經堂集卷六十五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蠶尾文一序記

志壑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具論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謂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衛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氏斷以為出於國史之筆而鄱陽馬氏則謂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為聖人之刪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

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菴朱子欲以鑿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謂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為好名者有之以為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藝事而況於文學侍從之臣乎先生罷歸四十年鍵戶讀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君父於凡國計民瘼利害休戚皆借箸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旁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襍被攬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乎般水之陽蓋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而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詩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其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

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以竊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之池館也宋慶歷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爲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五湖不啻蹠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者豈非以人重歟然子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

南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侘傺無聊不平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其後爲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也今翰林檢討梅菴允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几席之間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子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歷之盛曾不獲一日自

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 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 今上 兩朝榮遇尤
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
悔菴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
出世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為稱其心之所欲言昔
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訶曰汝口
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
為裨販者誰歟如吾悔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芝廬集序

芝廬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書命給
事君屬予為序予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久之
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
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為畫家自董巨
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
元人四家而倪黃為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
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為之冠非是則旁門
魔外而已又曰凡為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
以沈著痛快為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
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
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為古澹閒遠

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
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
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
華原營邱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
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
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歷元和乎非是則旁出
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
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
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
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予論次其詩請
即以此言爲之序不亦可乎且子之家世自文肅
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
流宏長歸然爲江左文獻尤擅場六法寸縑尺素
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
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
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
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澹遠堂詩集序

昔韓退之序荆潭倡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

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
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爲而公卿大
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
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
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
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
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
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
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爲吾代言之使

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
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橫
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甌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
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一
旦橐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謂
能已知者莫如予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旣而誦
其詩如春日田家楊叟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
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
利簞瓢晏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
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

可以無負矣乎而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予之所敢知也閩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限而先生顧獨有取於予若以為可與於是事者則予庶幾道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為通儒長德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清議在野而婁江張吉士西銘雲間夏吏部瑗公尤為東南士論所歸時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既屋二君

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拊膺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為志焉備三代之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海上以身為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擘書漢儒之於其師最重鍾興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為封恭而興卒固讓不受孟喜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
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
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
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
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
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遂
於經術尤熟史事晚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
見一蹶不振浩然歸卧乎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
泉石自娛若無虧成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
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
其事婁江雲間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
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澨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口西湖者中
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
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
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
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
故歟旣閑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

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
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
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
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
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茗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
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野崔
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馬
帑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迹皆
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
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

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
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文
學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
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
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
生則與龐德公司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
舟褰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
先生父白雪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鐫
玉筍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
唯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子瞻

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予與施侍讀詩為贈戒勿泛及先生沒子鼎彥刻其遺集遠涉三千里乞余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為序述以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既成而問序於予丹壑為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康熙丙午丁未間予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巖公賦茗文曰緝諸君子為文酒

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詩篇酬倡無虛日後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壑年纔八九歲予固未知之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敏葉公飲先生卧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為予言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髫髻風神瑩徹吐納間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

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答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
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
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儼
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
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
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
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
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
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
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
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予老矣讀丹壑之詩追憶
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今
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
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
子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有
底也因書之簡首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瑣瑣不復自振

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為清麗間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而韓獻肅疏言禘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蓋當慶歷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貴重於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以重聖俞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外凡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迄於今聖俞遠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白禹金而下風雅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豹

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
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
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
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
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
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
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
爾

梅厓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
所稱藐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爲歌詩則沈鬱頓
挫其歸自贛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子
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予手
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爲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
文士動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非公言諒矣
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祇
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
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予再入京師往時
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僦居委巷一畝之宮藥
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挿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況知已如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間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為人君濯濯之姿子子之操固已清真跨俗其在鎮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予友豫章丁弘誨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遇之異常格既罷官不能歸君延致官閣相與酬和如布衣交又爲治裝趣行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間慕戴顓米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旣得江山之助而孤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醎之外者自能辨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卷慨然又歎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旣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

士大夫將自兩漢以邇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
無由宋晁无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
其聲類楚者咸采撫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
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
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
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諄蹇紛佗僚者
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芷荃葍蕙若蘋蘩者楚物
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
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唾而已
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
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
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
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
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芷荃葍蕙若
蘋蘩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
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真楚詞也予
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即不歷
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

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嘉木思公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无咎元晦諸先生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半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者之槩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潤澤之津而不不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謩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翱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真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真美也曠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桃唐萬吻雷同善歸率易如圭峰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

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輩無
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
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
見翰林孔目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
十年而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君實有之
君博雅好古能鑒別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
間歲出遊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
闡觴詠以爲樂既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
人若此其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
向求之數十年而未見者乃近於君遇之哉古書
目錄創於七略六略旬勗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
沿之亦曰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
名已之文章則始於弇州有侈辭焉君名其文章
曰半部豈其中欲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別書此以
問之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歲次辛未集天下鄉貢士而
試之南宮特命侍郎臣王暨侍郎臣光地貳
大學士臣玉書尚書臣廷敬往典試事臣以輕材
末學受皇上特達之知曩自庶僚拔置侍從旋

掌成均游貳宮尹伏處田間五載庚午趨 朝遽
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 國史 經筵諸
鉅典 臣皆以庸劣濫竽其間 臣何人斯屢邀 異
數拊心自愧報稱末由茲掄材重任復使 臣預三
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既又維 皇上簡命
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
人心非眇小也 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
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
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子徒知科名之足重而
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
始進已不知砥行誼勵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
安望其後之皜然不滓卓爾為一代名臣而裨益
於國是民生哉我 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
術尊禮 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
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閣通博殊尤秀異
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
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
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或一二干祿嗜
進之徒雜出其間有司不加審慎俾得售其巧而
滋其僞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

爲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
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爲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
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
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爲奇聱牙詰屈
以爲古骯髒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爲纖人曲學
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慎惟恐得非真
才以辱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
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
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

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慎冀得一二戴仁
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
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
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
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
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即其修詞之誠而約略
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
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
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

章天芻招俊又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
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
而經濟之學或疎玉卮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
思靖共爾位何者為先天下利弊何者為亟治錢
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冤民風俗何
以厚禮樂何以興為侍從何以拜颺為臺諫何以
獻納為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
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
之不獲俾 朝廷設一官即得一官之用此皆學
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 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

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
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
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
備而後 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
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
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
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
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

新城縣新誌序

誌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經史昔大禹既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為列傳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厘存者若

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數家尚矣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他若王漢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誌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吾邑始建於元壤地褊小彌望皆斥鹵唐宋以前之事既無可書而其田又居下下物產貢賦不足當望縣

什一自崇禎辛未壬午游更兵燹景物凋殘風俗
日敝小加大賤凌貴衆暴寡習以爲固然而不之
返此皆守土者之憂也崔黍谷使君令茲十載仁
心爲質善政流聞會報最擢守冀州行有日矣而
修誌之役適告成事予讀其書喜其簡核雅潔有
武功朝邑諸誌之遺志一邑之故而有合於經史
之義尤於田賦水患風俗學校三致意焉敦本而
力田廉頑而立懦富之教之有其端矣誌初修於
嘉靖先曾祖大司徒公實任分較再修於天啟先
祖方伯公實秉筆焉今賢使君修舉廢墜而不佞
適觀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
予序之予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
範僧中遷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
山川東北流尾沒於渤碣蓋北戒之山自終南博
物中條太行蜿蜒旁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
之境屏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遼西盤山突起
薊門無所附麗單椒蔓壑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
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鴈宕武尼羅浮義

三子文
卷之九
三
媚青城之屬率離立傲睨莫肯相下盤山片石乃
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
茲山遼金諸帝莅止不一迨於 本朝 翠華臨
幸至再 御書 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
焉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馬祖普
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為禪窟凡此
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
已也大師早參諸方嘗謁南華憩佛日峰住五老
東西二林間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菟裘
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
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為之述
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漁獵以至豐碑
斷碣名泉怪石芒屨所及悉齋油素籍記之可謂
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
義焉其書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
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晝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
未暇以為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
故脩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
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
助以為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

與之遊清晝爲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愧諸公哉

韓白蘇陸四家詩選序

予曩倣元裕之作論詩絕句於唐宋諸名家每三致意焉而唐人詩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惟退之樂天爲最而白與甫之詩人之童而讀之習之至老而不倦其全篇累帙重刊疊箋轉相註述罕有遺之者是不必更爲摛取矣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樂天詩可選者少不

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若夫宋人之詩其多可與韓白並者莫如子瞻務觀子瞻貫析百家及山經海志釋家道流冥搜集異諸書縱筆驅遣無不如意如風雨雷霆之驟合砢礪戛擊角而成聲融然有度其用實處多而用虛處少取其少者爲佳務觀閒適寫村林茅舍農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記寒暑讀其詩如讀其年譜也然中間勃勃有生氣中原未定夢寐思建功業其真朴處多雕鏤處少取其多者爲佳凡此四家之詩美而可傳擇而不易精故全刻者或見之而撮其精英者

蓋未嘗聞善本也余子柏巖僑居廣陵庚寅冬予弟幔亭及次兒沔過廣陵與柏巖交如平生歡出其所業四家詩付梓人工將竣即以其書寄予而求予言以是知柏巖年少天姿高能讀書工吟詠眼光獨窺古人堂奧其去韓之不可而存白之可者與夫取蘇之少取陸之多者切與予心有契合焉予思數十年前爲揚州李官其時修復歐陽文忠公平山堂落成四方名流駢集茲土相與謳吟倡和極一時文章山水之盛至今人豔羨而樂道之間嘗追憶廣陵佳士凡爲予試冠曹偶者後皆有所成就而文秀之氣日增月異今又聞柏巖好學能文不誠後起之彥耶問道長安時一過予之鄉使老人見之猶如昔年與諸名宿相往還提倡風雅言念及此不覺欣然濡毫而爲之序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歷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官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即殺身成仁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蓀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饒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黜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漪亭司寇之介弟也一旦懷其近詩一編質予子亟賞之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而子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子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為雷同擗摻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為陶也顏之不能為謝也以迨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人於此能為陶之古澹又能為謝之清華能為謝之初日芙蓉又能為顏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

起而舉其墜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非子美氏之言乎金輿玉函之山灤源歷泉之水如空青海綠金膏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若此丙寅丁卯間予方里居鍾子聖輿與趙子豐原王子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能夙然自拔於流俗予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曠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予兒涑賦西城別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持巉峭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曲臺

芍藥詩四章芊綿清麗一時盛傳之又似西崑三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肯雷同如是矧其於古人而肯為勦襲為苟同乎信乎其才之兼也鍾子為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為窶人有才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紈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并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鄭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亾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

三十八
之作則韋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
獨傳予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
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
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
升爲予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
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
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
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
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
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
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
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度
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
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
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鯈浮沈往來於寒鑑之
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
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
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間舉神仙鬼怪之事以

資嗚喙芻逮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芻
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
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
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
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
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
相從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
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
矣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
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
漢所紀述識小者鉤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
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
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
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
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
唐宋唐人好爲浮誕豔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
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
麈三錄河南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東

言九十一
三十一
髮好讀史傳旁及說部聞有古本為類家所不及
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
間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
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裒道路見聞別為皇華紀
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
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天子憂勞為罷元正朝
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命大司徒禱雨泰山予
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
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為
二十卷憶顧况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
之予仕官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
受知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為工拙也取
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國朝謚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 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
謂南郊稱天以謚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勅業
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有
惇史而 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謚顧五十年來
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
士正昔備員史局以為 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

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謚始於周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間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本朝率沿明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謚而其他不與焉至邱園之得謚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謚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謚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
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思
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
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
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
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樂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
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
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

常初擬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
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
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
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謚文議者欲加忠
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
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
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
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
說者并附著之至 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
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即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

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三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也初萬歷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為人居唯西南一隅小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善卷前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卧曰石丈山北有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

白諸峰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壬午之亂唯松在焉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侍養祭酒府君兒凍念予歸無偃息之所因稍葺所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牕檻皆仍其舊西尻而東首南置三石籬立曰三峰亭後增軒三楹曰樵唱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繚紹以達於軒閣由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奔峭嘉樹蔭之曰小華子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為籬至

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
限重關內外皆竹塲茂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飛動
臨邑邢太僕書也樓既久燬葺之則力有不能將
於松下結茅三楹名之曰雙松書塲西園故址盡
於此出 宸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
軒後有太湖巨石玲瓏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
楹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曰
嘯臺薜荔下垂作虬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
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
所記吳興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

爲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
得僅存數椽於劫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
才被 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
其顛委以爲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
意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爲余曰非然也
釋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
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并書之

帶經堂集卷六十五

帶經堂集卷六十六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玩螭尾文二傳

張東谷先生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邱人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嗜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宏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為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邱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眾散粟哺饑民兵

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游臻
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翦伐或以
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
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
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
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
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
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邪御史怒曰奉命勦賊紀
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
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
功者何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
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怒面
發赤久之曰何物縣令強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
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廩餼甚腆時方
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
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爲令衣布飯脫粟
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戶部主事餉軍遼陽
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兌臨清權舟九江終始以
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浼焉舉人陳
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

三子空
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為
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歎曰張君非
惟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為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
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
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
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
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人競傳之考滿
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為給事中論劾
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靖改元給事
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會丁內艱

既免喪巡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之起為
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長白山之陰老焉
每天雨農夫樵牧蓑笠耰鉏滿舍中先生與雜坐
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為大夫也
先生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
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
學友人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
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
借史記漢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
常開先問其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

三子志
情招之不來耳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
唯喬君命東朝鮮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
敢辭太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
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
陶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瞑年六十五四子志仁
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
官張茂蘭問其後裔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
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
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
想見先生流風餘韻爲之慨然聞先生在郎署曰
冬無絮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
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
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
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佩總督江南江
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 誥
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
事官營造一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陞辭 賜御服以
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王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
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徭獞躡平梧諸
郡所在騷騷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
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俸
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
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
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爲將軍代領其衆癸
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奏朝議遣大臣往勘
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孟一
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服
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 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
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
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
濟間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
朱昉以孫國楨齎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
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脇公公引佩刀
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
桂遣僞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

三子字九
執紼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判帥馬雄數
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
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顙怒
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爲天子守茲土義死
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
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
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
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
暴其尸烏金鋪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
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
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
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
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
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
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
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
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卒

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
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皆踰常格又御書
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國
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
三人焉曰潁川劉公猷體仁長洲汪茗文琬鄆陵
梁曰緝熙公猷豪邁任俠茗文孤峭工文章曰緝
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
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

於都下庚戌別公猷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
茗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
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墳書
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為之傳以信後世
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
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
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
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
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八世

三子
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
兵部尚書有子四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棻 皇贈雲南道監
察御史即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紬
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
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
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
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
間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
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

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巡撫中丞某
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訶知先生孤介
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
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
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
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
院僧暇即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正輩
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
子酒酣耳熱辨難蠶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
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

言為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
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
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
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為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
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為言則笑
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為子孫計耳子孫不
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
懼夫三蠹之為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
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
輩皆為賦詩未幾謝病歸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

云燕臺襍被親相送一箇嵩邱行脚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
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荅書曰生有癖性酷愛
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
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
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
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
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為有蘇文忠
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
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

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墳塋坦塚今惟墳在

王士正曰世之為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騫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汪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其先微產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為多順治庚子辛丑間予為揚州李官識君儔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璣沈康臣肩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為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襍被外攜

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陞楯間丙
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
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天子思得鴻博之儒
備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
寧陳公文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
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
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朝先是己未鴻博之
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
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
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

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強禦不
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
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
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
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
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
戶以入君即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
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
戶鬪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
鄰曰鬪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

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
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
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為刑官為 朝廷守法耳必
索之當 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
類也君既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為尚書蔚
州魏公所器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
紙百幅 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
四幅為 御屏君書與焉人謂且晚且進用亡何
罷歸初君為舍人楚人朱方且挾其術遊公卿間
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

以為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君
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于瞻兩家而時出
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為文章隋刻近之君
稱詩輦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
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
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
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
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
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
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

傳數百年毀為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為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既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

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兼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衆人中時弱冠耳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愧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萬歷二十二年

三子年九
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子嘗劄祠祀建文死事諸臣改北戶部不赴有五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為同產弟初世揚在神熹間官給事中論輔臣沈淮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為逆閹所惡逮詔獄號為名臣至是年老家居闖賊李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瀝血誓師號忠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斫賊營盛有斬獲賊

為氣奪會有內應賊肉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竭被執賊知其世揚弟也百方誘之降且曰肯從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顯瞋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轎車送世威昌齡于西安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為撫邊守備亦罵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耻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為兄子恥以為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為齊佐命

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予于世揚亦云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縊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

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含恤襲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奪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間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厯免於難事聞天子憫其節義特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 誥命蓋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閭閻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

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王烈婦傅氏傳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蹶漬猶在所不忍而况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 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

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于旣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尸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旣製

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舍斂顏色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如姊妹以和相夫子婉孌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舅僉事公知泰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

視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奔迸山間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割左腕取肉投藥餌進之舅姑掩面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枝拄其間仰事衰白俛育藐孤子羽譙譙子尾脩脩風雨飄搖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間舅姑又相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

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乃以家楨付幼子秬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一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科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爲兩族嚴重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舍飴弄孫顧而樂之曰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瘞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萬歷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秬候選縣丞孫一人壽孫女二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鄆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鄆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